

包首易殘—— 淺談立軸上的包首

■ 郭倉妙

《裝潢志》：「包首易殘，最為畫患。」意指卷軸書畫藏品最易傷損的部分在於包首。卷軸捲收收藏時，卷首外層易受到磨損與污漬影響，故採用堅固並美觀的材料黏貼於卷首外層，以茲保護，同時乘載著簽條與連結天桿等功能，這個關鍵位置稱為「包首」。因隱藏於背面而鮮少被論及，本文欲透過材料、裝裱製程來解析包首的歷史與形成，並例舉幾項常見劣化狀況，探討傷損之成因與影響。

包首材料

包首俗稱包頭，古時又稱作為「褱」。包首的材料常見有紙質與絲織品，其顏色與材料常有所變化。最早包首出現於橫式手卷，唐以來逐漸發展懸掛式立軸，於是應用於其上。依據《全唐文》記載：「切睹先后閱書法數軸，將手以賜藩邸。時見宮人出六十餘函，於億歲殿曝之，多裝以鏤牙軸、紫羅褱，云是太宗時裝。中有故青綾褱、毒瑁軸者，云梁朝舊跡，褱首各題篇目行字等數，草書多於其側帖真字楷書，每函可二十餘卷。」¹其中「褱首」即包首，可見梁時已有使用包首的記載，當時並未有簽條形制，故將篇目與行字數標記於包首材料上。

陶宗儀（1322-1403）《南村輟耕錄》云：「唐貞觀、開元間，人主崇尚文雅，其書畫皆用紫龍鳳綾為褱，綠文紋綾為裏……南唐則褱以回鸞墨錦，簽以潢紙。」²由這兩段舊文記載得知，隨著時代演變，不同時期材料與顏色亦有所變化。梁時期以青綾作包首，至盛

唐期間有所轉變，選用紫羅、紫龍鳳綾作為褱料，而到了南唐時期則有墨錦為包首的記載。由上述記載瞭解所選用織品的多樣性，不同時期所喜愛的顏色有所差異，多採用柔軟的絲織品為首選。

觀察現存院內清宮藏品，立軸包首常以綾和絹這類平織或斜織的織品作為材料，柔軟輕薄的綾絹於施糊裝裱後，能維持褱件的柔軟度，同時避免褱件過厚，對於需捲收保存的書畫藏品尤其重要。除了素雅的綾絹外，亦有使用華麗的織品作為包首的材料，如縹絲、織錦等。由彩色絲線編織紋飾的織品，包覆於外層達到保護作用，如同增添華美的外衣。例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〈御製三星圖頌縹絲像〉使用織錦、清〈縹絲御製三星圖頌並恭繪圖〉運用縹絲作為包首，提高整體褱件美感與裝飾性（圖1、2）。

於乾隆時期（1736-1795），對於裝裱材料尤為講究。華美的包首先設計畫稿，再交由南方織造局縹做而成。「縹絲包首先畫樣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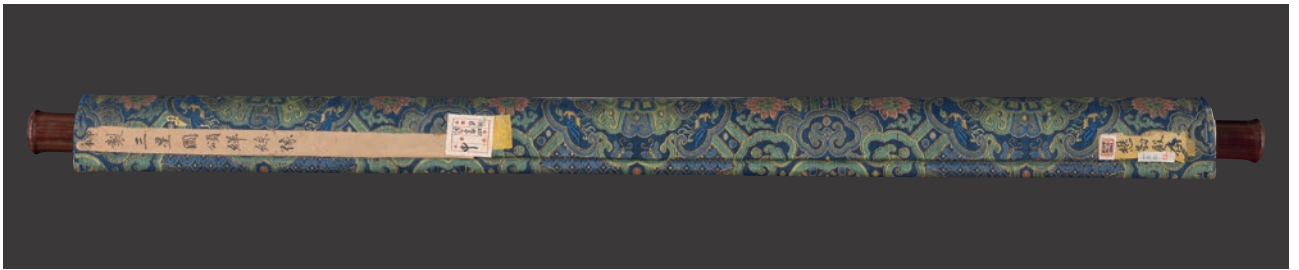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 清 御製三星圖頌緯絲像 軸 織錦包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絲 000064



圖 2 清 絳絲御製三星圖頌並恭繪圖 軸 絳絲包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絲 000063



圖 3 清 絳絲極樂世界圖 軸 絳絲包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絲 000007

覽准時交南邊緯做」³這樣的紀錄屢屢能參見於活計檔中，可見乾隆時期對於包首的講究與材料的精緻要求。如院藏清〈絳絲極樂世界圖〉軸這件絳絲圖便配搭絳絲包首，配以黃底團花紋飾，設色豐富，緯工細膩精湛（圖3）。

包首結構與製程

以下透過解構裝裱，能更進一步瞭解包首的組成。立軸整體裱件是由正反兩面組成結構，正面由上而下為天頭、本幅、地頭，反面則是包首與覆背紙。因此立軸上部的正面為天頭，包首於其背面，兩面上緣齊同夾合天桿（圖4）。一般包首長度的計算規則以能完整包覆立軸外緣為基準，因此整體裱件的厚度及長度將影響立軸的外徑。捲收後的直徑越長，所需要的包首長度則會增加，小自二十公分，最大可至三十公分不等。

薄絹為近代裝裱中最常用來作為包首的材料，準備材料時先將包首綾或絹托裱一層薄宣紙作為支撐，繃板乾燥待平整後備用。待本幅與正面周緣裱料鑲接完成後，於整體裱件背面進行覆背紙黏貼，作為整體支撐，稱之為覆背。在覆背程序中，於首端黏貼包首布，包首與覆背紙屬相同紙層，因此包首的厚度需要與覆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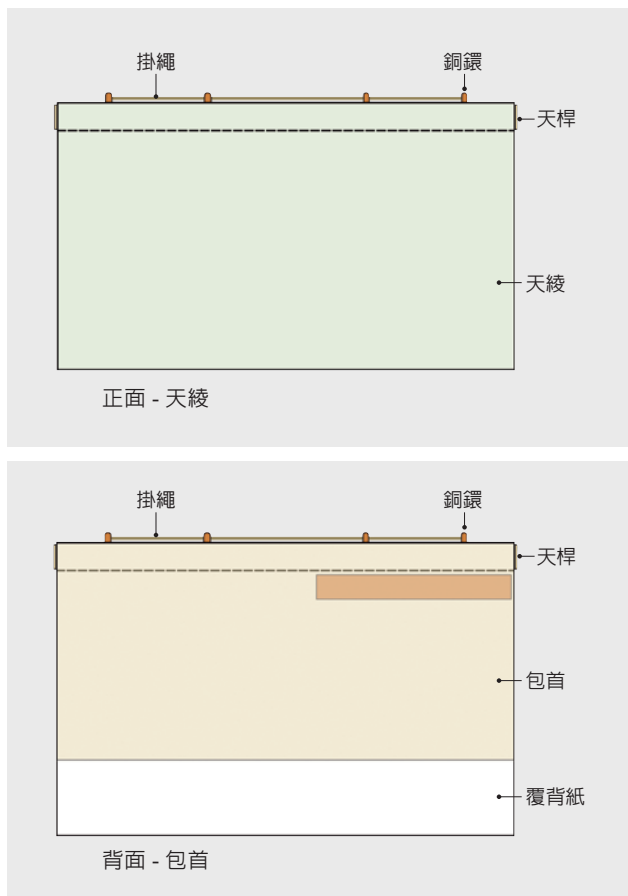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4 天頭與包首部位名稱圖示 作者繪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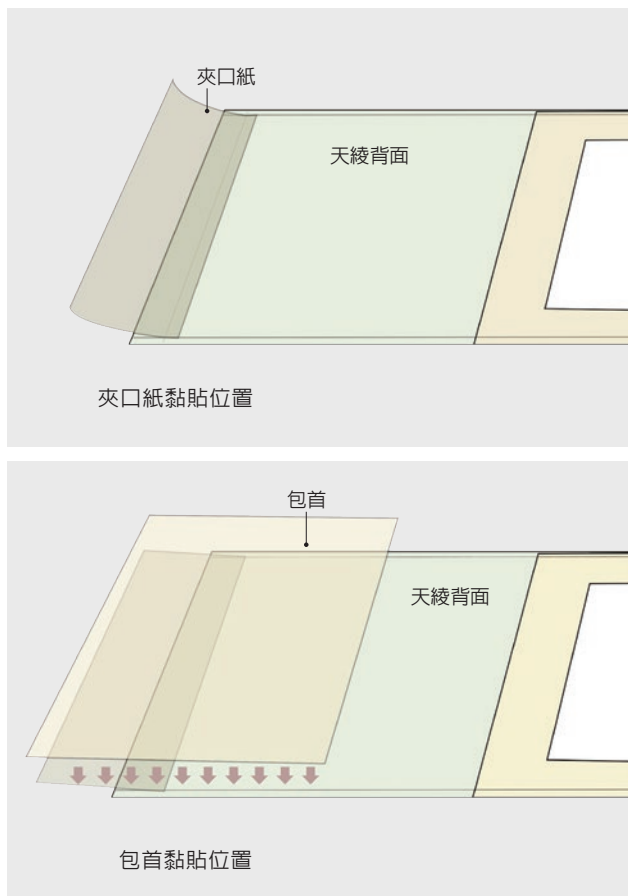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5 包首黏貼於天綾背面的位置分解圖 作者繪製

紙層相近，避免日後因厚度差產生摺痕。包首一部分貼齊於天綾，故寬度與天綾一致，兩側翻折內收的翻邊方式，避免日後邊緣絹絲磨損脫絲（圖 5）。

因包首和天綾需連接共同包覆天桿，覆背前，在天綾的首端浮貼一張約七公分左右長度的紙張，作為夾合天桿之用，稱之為夾口紙。因此包首黏貼時，約有七公分黏於夾口紙上，與天綾形成如口袋一般的 Y 字型結構。

於包首靠近天桿邊緣的位置黏貼一副簽條，做為書寫作品題名之用。簽條的尺寸視裱件寬度而調整，常見寬度於十六至二十三公厘不

等，長度則取於整體裱件寬度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間不等。立軸覆背步驟中，以製作包首程序最為繁複，對齊包首的黏貼位置、製作翻邊與黏貼簽條等，於軸首展現製作工藝的細緻與精確。

常見的劣化狀況

立軸常以捲收狀態保存，故年代久遠的書畫，經歷時間、歷史環境等外部環境變化，首當其衝的便是位於最外層的包首，導致包首上的劣化情況最為複雜。天綾與包首處於天頭位置的正反兩面，一體兩面相互影響，藉由以下分項解說瞭解常見的劣化與成因。

一、磨損與污漬

包首最常見的狀況屬污漬與磨損。因外力的磨擦或碰撞而產生磨損，造成袂件的擦傷，並導致織品纖維脫絲或翹起，更甚者則有穿透或破損的情況（圖6）。包首兩側磨損處最常見於突起或邊緣處，例如半圓形天桿因外型突起，容易產生磨損（圖7）。

另一種常見劣化為污漬，當油基或水基的液態物質藉由毛細作用滲入纖維內，產生顏色變深或是褪色現象，造成污漬形成（圖8）。若於立軸捲收時，受到汗漬侵襲，由表層向下層滲移，於袂件攤開時，將產生縱向規則排列的漬痕。如圖9天綾於天頭上形成帶狀與規則排列的漬痕，可得知於捲收時受到污染。



圖6 包首邊緣織品纖維脫絲與破損
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

二、變形

變形為包首最常見的劣化之一，主要源於天桿變形所造成的影響最大。於展開懸掛時，依靠天桿上的銅環與綁繩吊掛於壁面，而包首與天桿緊緊相依，共同乘載整體袂件、地桿與軸頭的重量。因此一旦天桿有輕微變形或彎曲的狀況，進而影響包首因張力不均產生變形。

包首變形最常見的就屬兩側因袂料鬆弛而產生波浪狀的變形，懸掛時於視覺上能察覺到袂料不平整。於捲收時，兩側鬆弛的袂料無法平整捲收，而受到擠壓產生皺摺，突起處就易衍生磨損、斷裂、浮開等狀況。

以明呂紀（1439-1505）〈杏花孔雀〉（故畫000887）軸為例（圖10），攤開立軸時可由側



圖7 天桿磨損狀況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



圖8 包首上髒汗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



圖9 縱向規則排列的漬痕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



圖 10 包首變形呈現波浪狀起伏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



圖 11 包首因變形無法平整捲收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



圖 12 拉力不均，中軸承重過甚而產生的垂直摺痕。
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



圖 13 因簽條紙材過厚，厚度差距導致簽條邊緣產生摺痕。
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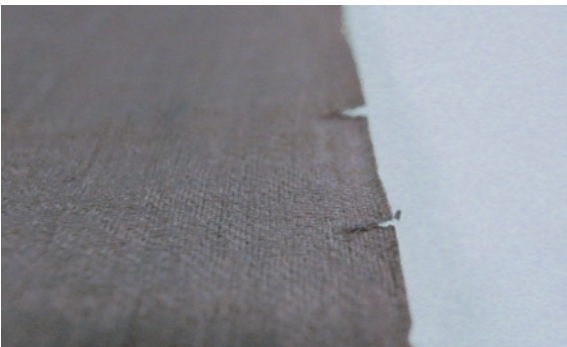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4 天頭邊緣出現細小的斷裂痕恐不利於懸掛
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



圖 15 天桿連接處容易產生斷裂痕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

面觀察到天頭的變形情況，明顯呈現波浪狀變形起伏，因此由舊圖片中的舊頂條得知，由於變形產生摺痕已經由前人做黏貼頂條紙作補強。再觀察其捲收型態，很明顯包首變形已無法平整捲收

(圖 11)。包首常因天桿變化產生變形狀態，進而因變形再引發皺摺、摺痕與斷裂等。

三、摺痕

由上述瞭解變形是橫向摺痕產生原因之

一。摺痕是卷軸常見的劣化狀況，因裱件柔軟度不佳、材料間搭接厚度差過大等因素都可能引起橫向摺痕產生，進而產生斷裂痕。

於包首上時有縱向摺痕產生，於展開懸掛時，以天桿上的綁繩吊掛於壁面，天綾、包首與天桿連接於首，一起乘載整體裱件、地桿與軸頭的重量，因而懸吊時天頭將承受的重量也相對俱增。有時重量過重時，天頭受到垂直拉力的影響，或捲收時持拿不當，會產生縱向的摺痕，更甚者則進而衍生出斷裂。這也是現在博物館展示立軸時，都以木枕置放兩邊軸頭作為支撐，減緩立軸與地桿的重量，避免因懸吊展示期間，對作品本體形成拉力。以院藏元人〈畫寒山拾得像〉（故畫 002052）為例，觀察到這件立軸天頭有細瑣的縱向摺痕，為過往懸掛時，天頭變形，拉力不均，裱件中央位置承重過甚而產生的垂直摺痕（圖 12）。同時於此圖還觀察到另一道摺痕，位於簽條邊緣（圖 13）。這是源於簽條選用紙材過厚，於長期捲收曲面彎折收藏下，厚度差距所導致。藉此瞭解，製作卷軸時應謹慎思考材料選擇，將材料的厚度與柔軟度列入考量。

四、斷裂

包首的兩側邊緣接觸頻率高，也常見邊緣處磨損或缺失。又因包首翻邊處理而厚度增加，相對形成較硬的邊緣，於長時間捲收，裱件彎曲曲度增加，加上糲糊老化，引起摺痕或是斷

裂。天頭兩側出現細小的斷裂痕恐不利於懸掛，向下的地心引力對裂痕的破壞加劇。

以宋〈院本桃花源圖〉（故畫 001931）為例，天頭邊緣有多處短裂痕，翻邊處經多重黏貼，厚度增加，黏貼翻邊之漿糊使硬度增加，於長時間捲收而彎曲的狀況下，逐漸形成摺痕或者斷裂（圖 14）。

天頭與天桿連接處也是容易產生斷裂痕的位置，因連接處於攤平捲收時常有彎折，多次彎折將引發脫糊與空鼓，空鼓處進而缺乏支撐而延伸斷裂痕，如宋院本〈桃花源圖〉天桿連接處即有斷裂痕的狀況產生，需使用頂條紙局部補強後，以利於懸掛（圖 15）。

結語

包首為書畫立軸中的首端配置，主要功能在於保護捲收後的立軸，並增添整體視覺美感與乘載簽條等次要功能，一般會選擇強韌或著重裝飾性質的材料，達到保護畫心功能。包首作為裱件收藏保護的第一線，所受到外界的衝擊與影響也最劇烈，常見於立軸的劣化狀況，如污漬、磨損、斷裂、摺痕等。由此可證實裝裱與包首確實具備保護畫心的功能。同時藉由探討這些劣化狀況的成因，給予修護及裝裱者作為借鏡，在於選擇材料時能謹慎思考，避免衍生書畫劣化問題，影響後續保存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登錄保存處

註釋：

1. (清)董誥，《全唐文》，卷 268，參自《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》<https://ctext.org/wiki.pl?if=gb&chapter=831107>（檢索日期：2024 年 7 月 25 日）。
2. (元)陶宗儀，《南村輟耕錄》，卷 23，參自《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》<https://ctext.org/wiki.pl?if=gb&chapter=654703&remap=gb>（檢索日期：2024 年 7 月 25 日）。
3. 《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》，冊 14，乾隆十一年閏三月二十四日〈蘇州〉，頁 345。